



山中人饒舌

下



公每抑人所喜
揚人所忽亦顯
微關幽之意

山中人饒舌下卷

書法關紐透入畫中者唯栲亭先生所作之竹
為然。余藏喜晴一枝。用筆圓熟。墨瀋蒼潤。分枝
布葉。如昆吾刀鑄玉也。自題云。詞人每稱雲似
絮。雨似絲。雲豈絮乎哉。雨豈絲乎哉。可見物之
相似者。皆非其真也。余画此竹。以為蘆則非蘆
以為柳則非柳。果以不似為真。則我乃得其真
矣。試問窗前竹。二不能答。倘使竹道。汝盡怎麼



考亭書非不佳
恐馬東坡

似我。將以此答之。其言超。可謂画竹三昧
矣。倪迂云。他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強辨
為竹。先生蓋似祖其意。
先生家所藏。明清人書畫扇十握。悉精妙。金篋
玉骨。寂為偉觀。中有吳匏菴行書七絕。先生素
善坡書。自言。獲此後。豁然始有解悟。又有王石
谷枯木修篁。極佳。
雲煙過眼後。猶往來曾中。夢寐不能忘者頗多。

如來書画恐非
洪園敵其學為
世用則近時所
罕

考亭先生席上所觀水墨羅漢卷。就中當作第一。
先生作跋。以為李公麟筆。
近儻以六法著稱者。細如來皆洪園二翁為尤。
洪園家居教授不仕。性豪奢。講讀聲與絲肉相
紛起。時挾妓。縱飲鳴水之上。學成一家。著書
等身。畫山水蘭竹。縱橫恣逸。饒書卷氣。固不求
合格。世以其人為貴也。如來亦巨儒。能詩。著嬰
鳴館集。勉年米澤侯知遇。殊厚。侯有賢聲。國內

大治。如來與焉有力。畫未及之。見想。洪園之流。

近日題畫詩。學宋元及明人。唐祝輩。頗得其趣。揭予所知詩。佛如亭二子詩。登錄詩。佛云。茅簷相對。枕清溪。山色蒼。二樹影低。薄暮岸鳴風。欲起。漁舟繫在小橋西。如亭云。聊將畫筆成秋景。黃葉孤村碧水涯。若作它年投老地。槿籬茅舍即吾家。頗得其趣。只覺骨格稍歛耳。秋子羽玉

正山自鬼哦

定論

詩亦公本家事

故論画不覺及

之

山在亭保末。有題畫數句云。青山忽不見。知是飛來雨。不知水深淺。試放黃牛去。獨抱孤琴去。不教漁父聽。可謂淡而有力矣。夫負學力者。豪而粗放。倚才藻者。巧而纖弱。今日詩人之通患也。

巨障長卷。宜七言歌行。少陵最為富行。小幅冊頁。宜五七言絕句。或斷句題之。亦佳。唐祝廼為本色。雖然作者各有所長。或纏二萬言。或僅二

三四字。或擘窠或蠅頭。從興所到。一氣呵成。短
不覺短。長不覺長。渾然天成。畫局自立。蓋亦在
其人耳。

圖畫上題詩。唐時已盛。宋元後間。有題詩餘者。
但吾邦未多見。嘗觀祇南海題畫梅一詞。惜
失其稿。近有拷亭先生漁歌子詞。題某畫樵者
漁父農夫。調已溫雅。詞亦巧致。錄之為畫苑補
一缺也。樵者云。逕熟巉岩不覺難。間跨牛背步

拷亭翁三詞絕
調然猶有跡可
追至公則詩餘
中之猶龍

漫。二。草作褥。薪為鞍。橫笛聲中。月已圓。樵兄去
盡。獨歸遲。一曲邨腔。信口吹。犬逐逕。翁呼兒。林
外孤燈初點時。漁父云。泛宅一生紅蓼磯。傳家
三世綠蓑衣。醉月釣。咏風歸。不管人間有是非。
妻理釣絲。孫戲翁。一家渾在水雲中。張子和。陸
龜蒙。不識風情豈得同。農夫云。原田一半倚層
坡。租稅雖輕。勞力多。畦無水。奈秧何。踏翻車
卷白波。活計百年何所有。煙蓑雨笠在隴畝。脫

粟飯瓦盆酒飽殺全家兩三口。余劣好画及詞
頃者自畫漁父。係以宴清都一闋。今附于此云。
柔櫓來何處。伊軋響乳鴨蒲外驚。舉塘西轉去。
擡頭折柳千絲萬縷。何論帶葉如花。胡亂把扁
舟繫。佳那老拳甚似無情。看一却有幽趣。殺菹
蘆筍穿魚擔頭尚跳。望酒旗去。狂歌任口橫吹。
信手自然天譜。渾家逐地團欒。都不道殘崖斷
渚。七十年。雪笠煙篷。蘋風荇雨。

邊子蓬島喜任俠。年稍長折節學画。愛吳偉之
蒼勁道緊。千里致書。遠師馬文圭家貧。實技自
給。婦性雅淡。精煎茶。客至命洗瓶。候湯拂地對
啜。予偶夜歸酒渴。款扉索茗。時麗譙四鼓已近。
猶未就寢。登樓玩月。卒然口占有贈云。今宵光
景信無雙。遠巷寡二聞。吹龍南戶涼。風通北戶。
西窗斜月到東窗。短床翻帖。夫臨畫。小鼎烹茶。
婦剔釭。拍手相看高話古。似移生計。隱滄江。余

板橋用鄭廣文
事以同姓也

少受六法於斯翁與淵子檀園。
檀園以技宦遊江戶。西歸日篋笥中藏臺山者
所為古柏竹石一幅。用筆生拙。然墨氣甚厚。自
題清人鄭板橋詩於上云。十載揚州作畫師。長
將赭墨代臙脂。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
合時。素抱既卓。書法亦老。檀園舉之。贈余曰。與
子筆絕相似。

乙丑歲予入京時

禁中構書院新成

詔徵

蓋合時者不與
我合。與我合者
不與時合也。

天王寺浮屠元
和後再建者耳
公不登浮屠而
倚蕪葭奇謂有
識矣

能手圖其壁。有司按籍進者二百餘名。余聞之。
私喜曰。籍中必有一二俊傑。精究六法。誘道後
輩。張皇斯道者。留滯三年。周徧搜問。卒無所遇。
悵然回棹而歸。

余甫冠。東游江戶。途經阪府。欲訪木世肅。偶有
人拉余。將登天王寺浮屠。曰。豐聰王所創。閱年
既一千餘。不唯魯靈光巍然獨存也。余不肯。遂
見世肅。明年西歸。再到。則世肅已沒。浮屠亦焚。

滅矣。

木世肅名孔恭。所處之堂名曰薰葭。博物好古。善賞鑒。精草木鳥獸之學。收藏法書名畫金石。彙鼎及夷蠻所出異品奇物。充積棟宇。家故饒裕。為其殆傾倒。尤好獎譽。推挽後進。不惜齒牙。凡有才藝可觀者。必傾心結納。其人交滿四方。當時人士靡然爭趨薰葭堂之名。布海內也。善山水蘭竹窠石小幅。閒雅清穩。撫法近世。其意

薰葭之畫當時人不知賞之今

則遠近爭購公其眼既有是言

蓋在自娛。不必抗衡古人。俱爭上乘。而一片酣古之氣。靄然自見矣。若天假年。斯人使予從游門下。以得指授。憲也不才。猶或髣髴古人之萬一矣。噫。

佐野屋藤一郎得列名此冊實為瓊瑤之報

高寸田名為澄。別號兩香。阪府人。長者也。從春嶽學畫。以痴翁為歸。又藏異書。予嘗借袁太史詩話。朝夕翻擷。不忍去手。欲還未能。又托購明人設色折枝花卷。資乏直未償也。而予田不少

翁有見半江玉
堂有見春琴亦
皆各成家

温厚遇如故。子畧解詩畫。而有今日。甘田之惠。實居多矣。回念少抱志奔走東西。身素多病。亦屢空受人庇蔭。不為不多。若異日無銜。譬結草之報。則負恩不鮮。每一懷之。輒為惘然。米翁名國字士彥。性和易。與物不违。書畫俱不甚巧。然卒然天趣。從肺腑出。與玉堂友人友善。風趣亦相肖。好賦五言詩。亦淡逸。特喜。余畫曰。我衣鉢後來可附者。唯吾子耳。余不敏。固不敢

米庵考南蘋事
以其人品迥出
畫品之上可欽
也

當然。知遇之感不淺也。因識。時史花卉翎毛。多從沒骨法。蓋沈南蘋後始盛。南蘋名銓字衡齋。吳興人。享保中應徵。到長崎鎮。進畫數幅。賞賚甚夥。銓畫勾染工整。賦色濃艷。時昇平日久。人漸厭雪舟狩野二派。故一時悉稱南蘋。翕然爭趨之。銓傳法崎人熊斐。傳諸江戶人宋紫石。紫石子紫山。世其業矣。伊孚九海山水。李随安用雲墨竹。清商中取表

閒稼圃學問文
童迴出弟共閱
右蓋亦落第人

表者也。己巳歲江大來稼圃者至。工山水。排纂
自喜。但覺乏清潤。致耳。府尹固聞其名。傳人
畫。潤筆頗夥。稼圃傲然不顧。視猶玉芥。西歸後
檢其遺篋。絹素封完如故。或有僧人所囑。點漆
不吝。嘗作天台山圖一卷。贈東肥僧豪潮。曰。三
攀石槁。

女史善畫者。玉瀾後。彤管之燁。彼是相映。後先
無絕。然以予之所見。森冰仙為最也。嘗言阮秋

冰仙者竹窓先
配香川素琴之
妹非森氏也名
園葵字不泚冰
仙其号

成翁於南禪寺之鶉居。壁懸冰仙畫。美人裁縫
圖。用白描法。或裁或慰。或按尺商量。婉然顧眄。
窈窕閑雅。聲容如掬。筆亦纖細而潤。纏綿不浮。
秋成翁道冰仙平日所造。盡係婦人理針絲。治
中饋事。不敢怠及焉。後於高寸四處。觀其白衣
大士像。高六寸許。慈容肅穆。使人起敬矣。冰仙
竹窗之妹。米巽處先配。惜中年而夭。故所傳畫
不甚多。

予藏宮本武藏画布袋和尚像筆法雋穎墨色
沈酣阿堵一點奕二射人又觀設色馬十一
施朱填粉極濃厚而亦俗習至鞍轡鞭鐙諸具
按古式作之又故赤德大夫大石良雄亦畫
世多傳其搨本予編斯書至雪舟狩野二派諸
子寔為不錄而宮本大石並學二派者然亟收
不能遺漏蓋有所少慨云

百兩御之老嘗
不能不嫁

遇少如意觀之自娛藏享榮帶或有人探篋笥
取去悵然久之嘗為人寫梅題句云老萱嫁女
情相似唯要終身留得看後閱李竹嬾畫媵有
句云画成未嫁人將去茶熟香温且自看畫之
工不工固不歌言至其溺愛一也可發一笑
元遺山有論詩絕句近人擬作論畫絕句紀玉
堂仿此體有不如拋筆對真山之句宋僧不
摸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真假不

山中入曉書下錄

安真亦此意也。

余性嗜書畫。凡遇佳品妙蹟。意欲必得。念之。王
夢寐猶不能棄。玩物喪志。一語信為吾輩好
藥石也。清人郊際恒賦是語。謂出偽古文尚書
強辨頗似有理。然不適就。已所好。曲作其說耳。
唐王涯好前古名書名畫。充積左右。亦不可得。
必百計傾陷。以取之。及甘露禍起。涯就誅。往來
人得卷軸。皆剝取。盡金。金玉。錦。餘棄道。路車。

如讀南華非深
於畫者不能道
之

是所謂進於畫
者

馬踐踏悉污損矣。噫。名書名畫。有何罪而遭遇
若人。罹是塵劫乎。東坡規蒲傳。正多買書畫。曰
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後人當規坡翁為
法。而王涯為戒也。
謝犀淵不喜雲林。近人王覺斯亦同。曰。枉病
夫。奄二氣息。其心其意。然近日士夫動輒作枯
槁筆。高自標榜。迺署曰。仿雲林。嗚呼。斯徒一
與較。然亦不自量。不啻取笑識者。併累于翁。故

言及此。

士人又云。我筆高。故人無喜也。宋玉曰。其

高。其和。彌寡。王粲言。適俾自高者。藉為口實。可
笑。文章大抵百年前作。情常有餘。詞則不足。百年
後作。詞常有餘。情則不足。借使我作王德前人。
不願作事保後人也。宣尼論禮樂曰。吾從先進。
画亦自然。如雪舟狩野一派。野則固野。不可一

聲呵乘焉。

世或視畫以為無益。蓋未會其趣耳。夫畫之為
趣。恍兮惚兮。如高壑。如深谷。初望之。覺無路可
入。久之。熟玩。如仙子之空而下。願我指示濛濛。
際。冥冥裏。妙境闢奇。出樓閣參差。徑路盤曲。
絳節羽幢。容與其中。花草薰馥。禽鳥和鳴。朝
披對。愈久愈熟。則必自靜。心靜而意自清。吐
消焉。聰明生焉。不可動之以名利也。徒是以往

如讀南華非深
於画者不能道
之

是所謂進於画
者

仁者樂壽境亦為不遠文衡山先生壽老人以
為平日寫雲山之所致但可為知者道彼
無益未會其趣
論者必曰畫有補世教典故蹟使人能知所
勸戒也夫今人所寫八物則必聖賢貞烈乎山
水則必山海地圖乎屋木則必張華漢宮乎器
財則必三禮輿服乎我恐不能必然也然則果
無益乎夫晉唐以來名卿逸士明窓淨几寄興

暢神二字可刻
為印

寓意後人傳之以為至寶或謂之士大夫之畫或
謂之文人之筆豈無以哉宋宗炳畫山水序曰
閒居理氣拂觴拭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
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嵒嶷雲林淼渺
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志余復何為哉暢
神而已神之所由孰有先焉蓋神之暢不專於
山水一途所南之蒸蘭雲林之於竹亦各以其
所好而暢耳

丁句誠懸所未發

同一山不也。靜者作此則使觀者自靜。躁者作此則使觀者自躁。為同一花鳥也。寓化工於筆端者。此則使觀者無時寄興。以樂天機。專形似。圖利者作此。則使觀者目悅情淫。其心自奢焉。蓋作者以斯心。而為觀者以斯心。而符萬里外。千載後。其間不容毫髮。譬猶射之於此。而聲之應於彼也。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夫筆正則使人又正。故作者宜以法而作。觀者宜以法

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

而觀也。

嚴滄浪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揚升菴云。書三分當用古人法。七分當用己意。大凡每人各具真性真情。湏會出手。而生活不可寄人籬下也。昔人云。文章以氣為主。畫獨可不然耶。故張彥遠云。書畫之藝。皆湏意氣而成。非懦夫所能作也。

花卉翎毛。猶五言律詩乎。著筆較易。或可親古

配比之妙不讓
滄浪以禪辭詩
但獨不及詩餘
何也佳入米蓮
仙人采藥雜花
卉於小景置漁
樵於山水艷而
雅淡而腴者其
猶詩餘乎否乎

人之門庭。仙佛猶漢魏古詩乎。後世竟不可及。
山水大幅猶七言古詩乎。波瀾壯潤頓挫。如
大開大闔。取要巨觀。稍小猶七言律詩乎。巧整
中兼見風韻。扇頭小景。若畫冊。乃絕句也。手致
楚。殊可人意。
一字不苟者。李咸惜墨也。波瀾活動者。王洽灑
墨也。抑揚起伏者。陰陽晦暝也。墨竹墨蘭。用飛
白石。左右映帶。亦是此意。如此看來。作文章法。

又可以語畫。

詩人咏物。畫家寫生。同一機軸。形似稍易。傳神
甚難。如孤山處士咏梅諸作。每字句畫。為玉蕊
珠花傳神也。時史采菊者。為陶靖節對蓮者。為
周濂溪醉而倚瓮者。為李謫仙笠而著屣者。為
蘇玉局是借它物而證其人。或除菊著蓮。若瓮
履之類。則不知為誰也。故宋人論寫生。曰。寫其
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

時史針砭

梅蓋梅聖俞僕
謂此詩稱聖俞
能咏物猶古畫
畫意非乎

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是也。近醫論古方。曰。萬病一毒。畫亦有一毒。曰。不讀書。俗間專尚三絃。急絃繁手。悉喜其音。而不顧詞意如何。蓋唐時已然。白樂天詩云。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只唱聲。近日畫家多崇形似。而不知風韻何物。蓋宋人亦同。歐文忠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咏物無隱情。

亦尚友也

詩中有畫。中有詩。昔人評顧肅頭語。王輞川詩太多道如畫。倪迂書畫淡逸。其詩亦然。石田詩雄渾。衡山詩清雅。六如詩穠縵。玄宰詩秀潤。至書畫亦然。故讀詩而知其畫。觀畫而知其詩。其然而併知其人。東坡云。作詩必此詩。便知不詩人。畫家最忌形似。畫竹似竹。畫蘭似蘭。是必此詩之意也。近世又有一種形似。學倪黃而倪黃。仿唐仇而唐仇。

末段似與上牙
盾公意蓋惡不
知妄作者欲使
人下學上達耳

出人意表

可為讀書法

者亦是也。禪家所謂學我者死。既以為醜。然似
者猶不可得。况去者耶。故云。優孟、林孫。猶有典
型存焉。

撰詩難於作詩。余亦謂觀畫難於作畫。胸中有
古今。画理存焉。眼中有許大神光。具焉而後大
光明照焉。好醜妍媸。無地潛跡。隱影也。那箇苦
心。豈唯作者。吃丹舐粉之比哉。
古画高妙。噴嗟嘆舉。去皆同。然展閱後。有取

以下多公画學
獨得之言。非茶
話也

之為法。日二維新者。有置之不顧。依然故步者。
世大抵不知古畫妙處。故捨之不學也。若一涑
指。知其雋美。如頤虎頭。敢蔗。漸入佳境。欲止而
不可得也。

近史人物。衣皺用長心筆。輕拖去。無頭尾。無
起伏。曲折無勢。斡旋無力。與錢線蘭葉諸描法
不同。恐非古也。

近日點苔。最憤。濃淡疎密。畧無辨別。卒然下

俗鑿亦往二有
此說

筆如雀啄地不知復有混點渴點攢三聚五諸
法而又各有所施也

心與目通目與筆合所謂意在筆先也今人點
拂輕疾恣不遑故心與目乖目與手反亦不
及古人之一端

時史邀悅今俗不欲專學古人意作遁語曰地
之相距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亦數百歲欲作趙
王倪黃其能可得耶且曰古自有古之法今自

罵倒時人所以
喚醒時人

有今之法學者何泥于古而反于今耶一人始
唱衆口相和卒使海內滑皆是矣可惜可嘆
呂子云思之思之神將通傳云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學者其勉諸

時人學書不論工拙有所根抵遠則晉唐近則
元明旁如尊圓近衛志津磨之屬皆然畫史則
否水石屋舍翎毛花卉從人請求突然命筆無
所考據盡取諸臆不知古人規矩在何處也傳

者已妄承者漫然或試叩之茫乎失其所答流
弊如此何也請少思諸

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此為我輩下根者說
法大是的實真語至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乃上二根人始參其地位妄人或謂猶獵之意
不甚難知蓋非知之難行之惟難也若夫謹細
巧密可勤而到逸筆破墨不可學而得庸史不
解蔑視以為易作或乃至嗤笑之所謂無緣眾

然犀照怪人焉
度哉

画品與人品相
隨高低真是篤
論衆藝皆然非
獨画也

生難度者一生住在魔界而不自知也然謹細
不能竟藏拙於枯淡或託狂逸以為高妙此種
人亦為不勘

世悅山水眾口同聲亦耳食語薛嵩云畫中惟
山水義理深遠而意趣無窮故人物禽蟲花草
多出画工雖至精妙一覽易盡此又竟非篤論
夫人品既高下筆自然高遠其理不得不然徐
青藤秃筆美人陳白陽水墨蔬果別具神韻後

山中曉話

七

厭煩之人恐不
知此妙境

亦是文章作法

人孰能議之。昔趙松雪歸林下。題錢舜舉茄果
幅云。交游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作畫
到此。寓意非淺。有至道存焉。勿作畫觀。
李日華云。繪事必以微茫滌澹為妙境。昔人苦
其不如。此至或再滌去。而後揮灑。或以細石磨
絹。要令墨色著入絹縷。其用心可知也。紀玉堂
稍解此旨。故吾有取斯人。
心欲小。膽欲大。心不小。則不能格守。古人之矩

學問作法

是僕輩日本人
頂門一針

獲。膽不大。則不能翦伐。時史之畦町。心小而膽
不大。則為刺鵠類。鷺。膽大而心不小。則為畫虎
類狗。
本邦人性輕疾。西土人性遲緩。氣稟固既不同。
故學者精察熟慮之。而靜以養心。健以運腕。筆
力深穩。墨氣沈厚。以游斯藝也。倘或不然。則磨
硯屢破。埋筆作塚。欲覩董巨之間奧。豈可能得
乎。

柴碧海厭人多
作詩曰子未知
讀古詩之為樂
乎與此同意皆
至言也

良工苦心之語

佛家以無修無證為極詣也。畫亦然。蓋有夙根具焉。唐詩云吟詩恰似鍊仙骨。裏無詩莫浪吟。詩画同轍。畫亦從骨裡得來。故予謂強詩不及讀唐宋佳句之得趣。強畫不及玩先世名畫之為妙也。但不自作者不解得。自作者亦不解得如何。

不患用筆不工。而患精神不到。用筆工者。特宜撫仿古人。精神到者。自家立脚。諺云長者萬燈。不若貧女一燈。蓋精神到之喻歟。

始畫八卦。作画之鼻祖。繪事後素。論畫之濫觴。

山中人饒舌下卷終

山中人饒舌下卷終

豐干固饒舌矣呼干為饒舌不亦饒舌乎舌相饒
而其人不可矣乃居士雖饒舌也而冊中所論諸家
因之名益顯焉則饒舌之賜亦多矣至於余之書此冊
則居士極口稱贊無復指摘何也其拙豈不足饒
居士之舌乎抑余之言之毋乃亦饒舌乎

天保甲午嘉平月廿又二日北渚吳策寫畢而書



竹田居士誦後詩云、之暇逍遙乎
著書之著率少云而卷帙中第既
又著述矣笑曰沿例握冊笑余曰
子唯觀居士之外而未能觀其內
也夫解脫世界任游放情者居士拘

山中入食書
中一正整之蒐羅古今判是與非
在居士皮裡之陽秋矣此冊雖小
從別畫史品評世之漏其其人其畫
躍於紙上矣陸則品評從前
畫史亦吾等心文作字在之頂

門針矣何小冊之妙哉澹云獨
活之老雖大不可食山樹之粒
雖小而辛辣之子且近靜心
熟讀此百則也

保午嘉平月念五日出於松陰

山中八食古蹟

書素之栢梯大槓圖六箇
乃居士所寫也

序交及為機後



嘉永七年甲寅四月原版
明治十二年三月四日翻刻御届

原版主 田能村氏藏版

翻刻者 大阪府平民 米原覺之助

府下西區立賣堀南通リ三丁目四十七番地

發賣人 小谷卯兵衛

東區備後町四丁目三十一番地

全 山口恒七

東區北太郎町四丁目五十一番地

